

恩施縣志卷之十

藝文志 文 詩

謹按范成大作吳郡志未能割文字之愛以藝文散綴各門較纂輯為優然舊志所載多名公大人之徽言雅咏若援范例必半從刪逸轉難愜好古者之心故仍其舊而更擇後來之尤者附益焉

文

明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明太祖頒衛指揮誥

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必資武力以安黔黎未嘗專修文而不演武朕特仿古制設武治以衛治功受斯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以察微防奸禦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而身家永昌矣敬之無怠

舊衛志

與湖廣巡撫議撤施州兵備書

明張居正

辱翰示知道從已臨楚地無任欣慰茲有一事請教施州兵備舊無此官偶以鄰境小寇滋事增設今地方事定此為贖員矣夫官多民擾供億費煩姑未敢論且分

司荆南道原控制蜀之瞿塘如得其人何事不舉而另設官於事體便乎否也今李僉憲堯德已陞銓部停缺未補俟兩院具題即議省矣惟裁之幸甚

再與雷巡撫書

明張居正

屢辱翰示已一一具復近聞施州兵備缺當裁革乃李僉憲亦自以爲當裁則輿論可知矣部中已停缺不補幸具議以便題覆二書見文忠公集

條奏覃壁平後五議

明湖廣巡撫劉 懋

一議處監制○請以東道所轄巫山建始黔江萬縣行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二

川湖撫按官會議改屬湖廣荆南道凡土漢官民詞訟兵糧悉聽經理湖廣有應隸四川者并議改屬

一議處移置○謂荆州去施州衛道里險阻不便巡歷夔陵以西有國初潁國公傅友德所闢取蜀故道名百里荒者抵衛僅五百餘里請移巴東之石柱巡檢司於野三關施州衛之州門驛於河水鋪三會驛於古夸鋪俾閭井連絡而于百里荒及東卜農仍創建哨堡各一令千戶一員督夔陵長陵二所班軍各百人更番戍守一議軍民職掌○謂施州衛道路延袤甚廣物產甚饒

而股削不少致民逃匿諸土司爲亂宜裁革撫彝通判更設同知一員俾撫治民彝歲額錢糧外有該衛公費必不可廢者仍依軍三民七照例審編均徭冊報分守道覈實派徵不得額外橫索

一議金崗管轄⑤謂覃氏不忍遽絕宜姑貸覃勝罪削安撫司職改爲長聽支羅所百戶楊偉提調抗卽置之法

一議防制土司⑥謂國初施州衛所轄十四土司官舍應襲俱令赴部邇因衛所交通奸徒誘引率皆私擅名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三

號無所顧忌請嚴行撫按官訪治凡諸土司應襲官舍必關白該道兩院兵備道每歲巡歷施州亦預行知會調集各官舍量示獎賞并令赴學觀禮

唐衛侯力復諸生資斧碑記

明葛楚士

衛自建學來因其赴省險遠各項俱額有路費正科舉每生一十兩遺材每生六兩每年正陪貢共十六兩至科歲二試至荆一千有餘里歷蒙憲尊憐其跋涉艱辛困於季考激賞派爲盤纏入錢徵於三里每年五十兩厥後諸生衆而數不敷撫夷陶公特立猪鹽二稅以增

之遇考每生各給銀八錢惠至隆而法可久已邇被中傷暗議裁革幸我唐侯新主衛政首事恢復惓惓以崇儒爲任遂蒙院道府各批遵舊永爲定例事雖因而非創惠則減而能全秋毫皆公力也是用鐫石以誌俾後來誦習者感恩而知所自秉政者厚士而知所法焉

重修施州衛學記

明黃 槩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任於聖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相傳天之道也然而講明斯道以扶植綱常弼休治理以垂憲萬世使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者實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四

賴孔子孔子之功萬世之功也我國家列聖相傳內而都國以及天下府衛州縣靡不建學以崇祀孔子顯用其道以化民成俗其尊之也至矣迄今百有餘年太平之治良有以也施州衛遠在數千里外而亦不廢學學故在南門外遷於衛治之西北有年矣景泰中湖廣按察司僉事沈慶分巡戾茲病其卑隘弗稱列疏於朝仍徙故址更歷十六年廟學傾圯時按察副使新淦盧君巡施祇謁先師慨然嘆曰廟學弛而明祀弗崇教化弗立人才弗振匪徒無以稱塞令典抑亦司風紀者之責

遂謀諸揮使李君清捐俸爲之倡凡百僚耆舊生徒咸
佐爲之費乃諏日輦材鳩工廟自大成殿以達東西兩
廡戟門櫺星門學自明倫堂以及志道據德依仁游藝
四齋會饌之室休息之廬賓客之位下至庖湍餼廩周
垣悉撤舊更新瓦甍塹藝丹漆黝堊之飾加於舊規又
飭先師及配饗之儀增製簠簋籩豆壘爵之屬以嚴祀
事百憲咸備制度森如煥然壯觀經始於成化六年六
月八日成於是年十月十一日役不費民財不費官於
是李公率學官諸生行釋菜禮訓導王聰具事本末來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五

請紀其成嗚呼學校之興廢治道之隆替係焉使今之
司風紀者皆能如盧君奉宣德意作新學政以光弼聖
天子文明之治則教化興行人才丕變風俗醇厚天下
何有於治乎施在遐方得沾風化來游士子進謁廟庭
就學官務講明聖人之道以深造乎格致誠正修齊治
平之理入焉而孝於家出焉而忠於國夫然後不忝明
憲司與衛侯作新之盛意矣謹爲記其歲月俾鑱諸石

重建問月亭記

明 鄒維璉

李太白之在唐可謂流落不偶矣其身後遺跡所在憑

弔珍惜有若甘棠是故沔陽則有太白湖漢陽則有太白樓江油則有太白臺姑蘇齊魯之間則有太白祠而施城北碧波山則有太白問月臺一峯特聳天濶無垠江山崖壑城郭烟樹無不在目天籟泉響鳥語猿聲無不在耳誠施城之大觀也予初奉旨謫施親友作詩贈得皆指斯亭以爲辭予曰璉無謫仙才而患難行素講習有年當不令此君在施獨邀千古卽抵施訪之州人張熙寰李岐陽云年久亭圯正欲新構而時未遑一日二子載酒招余同遊果見奇絕如其明聞爲之夷猶不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六

忍去至是亭成問記於予予曰古今重太白與太白之所以爲亭重者果酒與詩而已乎清平三調暗刺玉環此諷諫也人主倘悟禍水立消豈有馬嵬之事耶唐之官者干政自高璫始媚寵實繁有徒太白於人主之前呼役如奴隸豈真使酒慢上無人臣禮蓋借酒以規刑餘賤役原非天子所當寵此譎諫也使人主能悟而不留弊以貽子孫又何至北司重於南衙天子在其掌中哉嗚呼太白似醉非醉似狂非狂有遠識有深心而又

有俠骨謂其爲智士可直臣可酒仙詩聖足以盡之哉

予尤羨其少時謁時相題海上釣鼇客相問以何爲絲
鉤曰虹霓爲絲明月爲鉤又問以何爲餌曰天下無義
氣丈夫爲餌相悚然奇哉斯言已見直道事人落落難
合之嚆矢不然以彼之才少自委蛇卿相何難之有然
則永王璘之事如何乎曰道迫脅不從揮金明節太白
詩序甚詳九江王中丞昭雪疏辭亦甚明蘇子瞻曰太
白能於儔伍中知郭子儀之爲人傑豈不能知永王璘
之無成此語足爲千秋鐵案矣予願登斯亭者想見其
爲人卽酒與詩才不逮謫仙但以義氣丈夫一語相體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七

味勉力名行仰止古人無徒爲太白充釣餌則太白重
而亭亦重庶不負乎構亭義舉哉亭修於天啟七年月
日成於月日前軒中堂及後室繚以周垣祀太白於其
中置田若干畝飯僧一人司香火董其事者張公熙寰
諱三陽由明經官光祿署丞李公岐陽諱一鳳以孝廉
官徽州府同知而司土某暨鄉紳某某共勸厥成
石湖范公感浮屠德寶之新峽路也爲詩以諷當官者
有曰勿云此事小惟有行人知又曰豈無金閨彥不如

七里坡石磴記

明童 昶

林下緇蓋有所激而云者二州守長竟亦不聞有所與
余每過此地誦此詩因以慨數百年無再造也然則是
誠小事哉周禮掌方國之道路既有候人又有野廬掌
天下之道路既有司險又有合方主治者非一官夏令
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川令曰季春開通道道路無有障
塞修除者有其時也王政不行日趨惕玩當官者以簿
書法律爲能以征科逢迎爲急其委爲小事而使緇流
掩爲已有者得不重起石湖之感耶昔鄭之大夫以其
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其不知爲政陳之司空廢職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八

道路若塞單子知其必亡石湖之心孟單二子之心也
誦其詩豈不重有感於今日耶施東有山曰橐駝有水
曰鐵溝並山水爲路曰七里坡坡夷上洒下厥土塗泥
雨濕淖溢陟不能寸而輒躓雖晴亦擇地而後投步乘
者荷者折股墊貨之患久矣郡人孫君懷藝者見恤於
此歲甲申發貲於家庀徒輦石鱗次而階之六百餘尺
爲級三百五十有奇糜錢三萬五千爲工七千二百有
奇始仲秋訖歲除爲日百二十有奇乃告成焉初或有
勸其募於衆者懷藝曰余豈浮屠氏之爲耶余聞而益

有感焉夫浮屠氏以橋道爲八福田之一彼因衆而成者尙有望於福田之獲懷藝固不若浮屠氏之爲亦不有浮屠氏之望矣則其志爲可嘉矣若德寶者石湖猶矻矻許之若見懷藝其許之又當如何耶周生廷蘭請爲記遂不辭而書之懷藝名能同知衛事孫君廉之叔父涖是役者則二子恩惠也

成志橋碑記

明陳址

衛城南有麒麟溪兩岸相距近三百尺其下水激如箭其冷如冰雖盛暑涉者莫不股栗天兩岸上泥濘沒胫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九

雨驟水漲則謀利者渡人以舟漲退不可以舟也厲揭稍失足及溺者有焉先年唐公嘗建木橋而木易壞耆老嘗募造石椿而板易漂是必純用石庶乎其可久耳然而仁者有是心而無其力富者有其力而無是心未見其有成也周君汲泉仁者也而力足以副之乃於建橋之前一年聚穀爲糧范金爲器尅日興工而尊人二江公疾篤汲泉視膳嘗藥不稍暇二江公知之進汲泉於榻前而勵曰橋成亦吾志也汝勿以吾疾而懈於用力其勉成吾志汲泉遵父命乃運石鳩工親自督率其

妻躬親執爨二子之禎之麟往來蒞事不以委僮僕也
計橋十八度每度樹石柱二約高一丈二尺總計新舊
三十六柱每二柱跨石盤一約長七尺厚一尺二寸許
計十九盤每盤覆石板三或二約長六尺濶五尺許記
石板五十有奇兩岸泥濘處各設石磴三十餘級經始
萬曆七年季秋至次年孟夏計二百十日而事竣於是
大尹西野許公同雲岡諸公散步於橋而贊曰是橋穹
窿壯麗可與江山爭秀當皎日霽月天水相照之時則
如長虹飲水當籠烟迷霧谿水暴漲之時則如蒼龍臥
病涉仁也汲泉洵可紀矣

夜郎辨

明李一鳳

夜郎非古文獻之邦何必強附以名高所以紛紛者以
太白流寓所在千古依光爭太白非爭夜郎也今亦不
辨太白之至與未至但問施亦夜郎境地否亦不問夜
郎之是施非施但問夜郎惟播獨稱否嘗考通鑑開夜
郎註以竹王說爲據而竹王事詳華陽國志云女子立
江邊見竹中流有兒聲剖竹得男養之材武自立爲王

以竹爲姓死封侯立祠施州宋賜靈惠廟額此崇寧中
事也夫播去施遠甚與竹郎漫不相及何得強施人以
尸祝乎不然又豈宋人考核不逮今人而謬爲賜額乎
夜郎嘗有詩曰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此蓋指清江
而咏也夫播亦有清江否貞觀十六年置夜郎麗皋樂
源三縣後并爲夜郎又并爲珍爲鶴爲業夫珍在施歌
羅寨歌羅乃今高羅司地楊升庵丹鉛錄可證珍在施
夜郎獨在播乎不然又豈唐人考核不逮今人而漫以
命名乎城東二郎廟故老相傳爲竹王祠王訛爲郎故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十一

黃石崖詩曰清江猶繞竹王居豈無所見而漫云又考
山谷詩夜郎留仙客卽云施州肯回首施與夜郎不屬
何故同筆而咏耶又五溪去播甚遠而與施近隣杜每
以五溪詠詩而太白亦云過五溪到夜郎此不可證乎
或謂夜郎不知漢大在黔中郡夫秦伐楚取黔中郡地
七百里置黔郡今稱貴州黔中施之交界爲黔江縣楚
之辰寶及施亦稱黔然則秦郡包舉楚蜀貴州皆夜郎
所據所以不知漢大也又豈獨一播也哉大抵夜郎地
不止播而施實竹郎之豐沛也故謂太白過施而流寓

不在施亦可謂太白流播而稱夜郎亦可謂施非夜郎界而獨一播稱夜郎則不可是不能無辨

重修城隍廟

明張鶴

我國家奄甸海宇祀典維嚴燔柴瘞玉之後詔有司建城隍廟於天下凡一千四百七十二處施有廟舊矣址在衛治東龜山之巔正德間客星童侯昶陋祠宇弗稱禱祀率同家孫侯廉趙侯輔李侯宏捐俸資以新之鳩工營建爲殿者三間爲廡者東西各稱是爲拜廳者如之外門坊額二座則爲衛處士陳海陳溢昔所創者周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十三

爲繚垣對樹嘉木完飾宏敞輪奐一新迨後歲久物微鼎新有待嘉靖甲午得賈人王再六者傾囊倒廩銳然以興壞起廢爲已責化塵埃耀金碧燦然改觀辛丑復工彰施采色列騶馬侍從周以樓檻疇以雕甍門闥靜深丹漆輝映足稱神棲便瞻仰矣是歲予自成均歸瞻謁庭下怵然興懷乃作而嘆曰夫爲事在志不在貧富富者則雖有餘惟務多積爲子孫計其肯拔一毛建一事哉貧者又力不贍此事之所以不克濟也茲再六之志良可嘉哉未幾再六踵門告曰某繼諸衛侯修輯今

既殫力矣邇值石侯岳唐侯訓伐石布砌鱗次相比以
便登者且廊廡日入於圯者茲又新之使不爲記不惟
前績漸泯抑何以使將來嗣葺者勸敢請予方唯唯或
有從旁而謂予曰厥靈丕顯有禱必應賈人之心毋乃
邀福者之爲也予曰不然再六江西金谿人也僑居吾
施家不及申貲力不足以幹濟未知其心之邀福與否
而其志之有恒爲可取也則安得勿記乎且請錄諸衛
侯之績是不沒人之善尤爲可記也遂援筆書之俾鐫
諸石焉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十三

施州衛志原序

明教授 高維勉

衛州荆梁域秦漢以來或隸黔或隸蜀東晉之季桓元
誕城施自王至後周置亭州又置施州後改爲亭爲庸
爲業爲沙渠唐又改爲清江郡宋元稍仍其舊國朝因
時制宜廢州入衛以統軍民而轄蠻夷初年規制舊志
脫誤久矣景泰初東溪沈公蒞施嘗修其志然而缺漏
尙多予來施青氈多暇徧訪山水古蹟乃知唐宋儒先
君子若裴山陵李供奉黃文節喬太傅宋相國張使君
與夫杜少陵蘇文忠輩或謫宦或寄遊觸景顯咏猶得

誦於鄉人彰彰可驗間與建始教諭葉廷蘭讐校其無
疑者悉收入之嗚呼是豈徒哉之數君子者道德文章
皆足以垂世而範俗天下仰爲高山者也志之於茲庶
幾高風雅韻草木爲香後之來斯者以是求之想見其
人而思慕興起士習得不益美民俗得不益厚乎以副
皇上採風問俗之意或亦無愧焉耳天啟乙卯月日撰
施南衛掌故初編序
明龐一德

人恒言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蓋衆建諸侯之勢也皇明
天下一家戴髮含齒之倫莫不尊親尙以分土言乎十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十

四司則吾土也述封域第一文武并重長久之道修城
池厲兵戈尙矣兩階舞而有苗格重譯貢而越裳來今
何如耶述建置第二耳目心志無尺寸不兼愛焉故曰
必再食若併日而食卽養體不皆充如兼愛何以食爲
天而施則仰重夔以給不富可知述食貨第三建置食
貨事權併重然地利也總而理之存乎其人備錄文武
職官而附以土司是國之制也述官師第四施州冠帶
肇自隋代卽先世猶然左衽而巴蔓子効忠乃在成周
之季非其地靈異乎由今而家伊呂戶程周矣述人物

第五堯言布於天下二百年矣存者亦何寥寥幸而其書及觀敢勿載乎述制書第六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聖皇在宥日久四境承平而跋不忘起甯謂無人述前事第七稽古無甯居今彼歷其地親其事非實見得是誰肯嘵嘵取罪述前言第八天有星辰地有草木而後天地之文顯揆華摛藻煥然可觀述藝文第九集既成因題其首曰掌故初編授之都人士以俟異日討論云爾

重修衛志原序

明鄒維璉

夫天地風氣始於樸樸則開開則盛故聖人不能不用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十五

文以救忠質之窮第其過靡則節之故曰文明以止余觀於施域雖隣夷而漢官威儀士紳文學父老子弟彬彬如也乃去城不數里民則處於不華不夷之間以先王垂世大教莫如冠裳而民至今且有不冠之首焉他又可知若然者豈以種雜槃瓠難遊文明之治乎夫三代以上之中國南不過江黃吳楚四大國春秋夷之至於兩浙七閩百粵之區漢武始入職方前此斷髮文身章甫無用者今則家絃戶誦文學比於鄒魯何盛也無亦風氣有必開之漸而人事又迎其機與之更始也且漢

武初通西南夷使司馬相如馳檄諭蜀不有蜀不變服
巴不化俗之語乎施隣巴蜀此亦可鑒也則安見其有
作新而槃瓠不可化而中國荒服不可進而鄒魯耶施
自隋唐以來本列州郡高帝爲控馭十四司土省州入
衛要非得已其設學餼諸生則數更豐於他郡可見聖
神本意亟欲用夏變夷新此一方民而民可自外德化
上可漫無勞來匡直之計哉然欲化民成俗又當先體
省州入衛之故而後措諸安全夫國初設衛以衛民耳
其弊也借民衛衛又其弊也土著不能衛衛乃借客兵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六

以衛衛此天下軍政之大弊也施更可異戶籍減額餉
停夫既不能自衛矣而土著客兵之衛衛者亦安在甚
至雉堞盡圯藩籬可撤此不過尋煥而溺鴛馬有戀棧
之思連雞無俱棲之勢他則孰以僻陋爲虞哉不思恃
陋而不備莒之所以見襲於楚者語曰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安有斗大孤城逼處豺狼窟中而幸彼爲孝子順
孫永遠就我戎索哉且今雖羈縻漢法能如數十年前
肅然不爽尺寸否察影見形智者事也吾願蒞斯土者
無以處堂耽燕樂遙制者無以鞭長斲馬腹用對高皇

帝用夏變夷之休命則李大夫岐陽修乘深意不過在是卽璉借空言以維封疆少報聖天子不殺之恩亦端在是矣僭爲之序

關聖廟碑記

明何騰蛟

闕古今精忠之氣萃於西北而關聖挺生焉靈顯歷朝功贊當代迄今且食報無疆矣余偕忠貞營諸勲鎮奉命督師念夙昔赫濯之威儀型如在乃中營副將懷等適於施州建廟鳩工落成問記究厥所繇以先年虜酋犯順本營將士奮勇勦除滅此朝食默禱其靈期以事濟崇新廟貌乃自遠安以迨巴巫苦無善地後奔馳未遑今於夜郎南郭開元文祠兩古刹間山僅數武形勢壯麗珠峯雪嶺麟水鐵溝峙滙其間旺哉神居可以俎豆萬年矣於是諸將訊吉醮金庀材命匠不日成之嗚呼時有治亂神無古今以帝歷千數百年人心思如一日則時事大義神人應共之鞏山河如斯廟奠園陵如茲靈千萬斯年麻垂天壤庶不虛諸勲鎮結構苦心矣

國朝

重建城南文昌祠碑

范福詠

施州憑江環山壤界楚蜀三峽之陽一要區也城南郭外儒學舊址原建文昌祠莫知所自始兵燹之後鞠爲榛莽焉余以甲戌秋受事茲土俄歷五霜簿書之暇遊息於斯有語余者曰城舟形也此祠爲桅桅必舉舟始通余不習形家言亦弗深考但此都人士彬彬而自國初定鼎以來科目寂然毋亦惟是坤靈弗効之故接文昌爲斗宮貴曜司嗣祿桂籍名區大邑學舍黌宮皆祀之是非不典爰諮於衆盍抑圖功有衆同志載欣載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十六

奔庀材鳩力榱桷丹堊繚垣塗茨次第就規刻期告竣乃擇穀旦登禮而憑眺焉四水縈會雙峯聳峙迺則月臺象嶺遠而客星香城金瓦羅醜諸山如芙蓉萬疊掩映雲霄信爲此地之關梁神人之快觀矣是役也自寮家紳上下逮庶氓相助觀成余不佞豈敢尸之且余旣荒先人緒業從事翰鈴復蒙

聖朝舉之制科畀以民社朝乾夕惕負戾曠瘳尙奚微冀之有惟祈神庥丕符佑於此都人士匪青紫是侈將有文章道德如宋濂溪眉山其人者則余不佞與有榮

施焉當拱而俟之耳

陳世凱提督紀畧序

施閏章

覽古命世之英多歷試於艱難而後成天下之庸功當其窮蹙困踣幾不得苟活與傭販者伍及功建名立天下以偉人歸之說者謂有天倖要非知勇深沈經百折出萬死而不挫則尺寸不能以倖成譬若梗楠松栢之材天固老之以待用向使其才不勝任則芻急雪而殞崩崖其不爲槁莖腐草者鮮矣陳公贊伯之以戰績顯也余舊聞而偉其人高使君尙孚分廵溫處二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十九

州說溫鎮陳將軍不去口既相見抑抑禮讓如儒生語及戰陣間事惟上頌

朝廷之福親王貝子督府將將之能及師武臣之力無一語自伐請至再乃出紀畧一冊夫功業待時而建者也勇畧不待試而具者也公姿岸不過中人生而雄武有畫地爲陣之意明末寇大擾其先公蒙難憤不共天聚鄉人殺賊殲其渠羣賊必欲得公甘心公脫身獨走衝虎豹披榛莽飢三日夜至生啖野蕪肩墜胷井深穴中伏匿得免可謂萬死餘生矣然終不肯黃項老牖下

轉徙川蜀

國家拓定蜀土仗劍効順累授都督始以敢戰聞久之
部補協守杭城多善績杭人頌焉會滇閩構逆溫處連
陷金與衢且剝膚督府今大司馬李公謂公才可大任
親王貝子試可決策推轂一二歲間大小三十餘戰卒
復溫處而綏靖金衢遂以總兵鎮溫州當是時賊衆所
在數萬東陽義烏之間蠶食豕突而金衢故浙西門戶
也溫處又所以屏翰金衢而閩海之衝也公料敵策勝
於處則先奪桃花嶺於溫則率其子紀先破石塘皆二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三

郡最要害處既奪迎刃解節二郡遂平公既負勇敢戰
數以寡殲衆直搗中堅或仿陰平入蜀故智騰烏道繞
出山背皆身先士卒或免胄冒矢石大呼而入聞舉一
礮摧鋒折纛應聲而倒賊望之披靡呼爲陳鐵頭及其
師旋則又以身殿全軍無恙昔人有言使遇高帝萬戶
侯豈足道哉捷聞

天子大悅於是以左都督加世職又

特簡浙江提督公感涕霑膺未嘗不追痛出萬死而重
被

國恩也客請書其本末乃畧紀之以勸有功以示後裔
且誌諸王督府之知人善任使也功臣宿將多漁獵子
女王帛以侈娛樂公懲念少賤化離不置歌兒舞女戢
部曲毋淫掠又多方從他將贖釋俘婦於戲豈非知仁
勇廉者哉爰敘其畧

贈提督陳天培紀畧

包秉彝

公非所稱翩翩佳公子耶何氣之壯而勇之至功之深
而績之懋哉公總角齠齡時卽好演武習騎射昂昂不
羣已具千里駒之氣象及長而膂力超人射穿七札胸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世一

富萬兵不僅勇畧冠軍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無不發
輒中窾今事平論定其忠心義膽偉畧豐功不能盡載
也請僅紀其畧當閩疆告變浙壤震驚楚粵蜀隴莫不
騷動公受贊伯翁老祖臺之重任遂毅然受命曰當此
而不捐軀以報

國恩并不報父恩非臣子也苟畏死以貪生生無可幸
舍生以就死死有餘芳於是辟易賊銳東衝西障戮叛
撫服恩威並布非智勇兼全孰能披堅陷陣有如摧枯
拉朽者乎於是進浦江義烏則恢復二縣進永康縉雲

則席捲長驅進括蒼甌江則屢戰大捷在在奇功莫可
殫紀至石塘一役地勢險峻峭壁層巖砲石如雨我師
三進三却公奮勇獨登發三箭殺三人大呼直上遂奪
梁走賊貝子見而嘆曰真將種也嘖嘖贊美不止錄爲
首功劄載石塘開路奮勇爭先冒鋒破壘戰功懋著應
授遊擊職銜此貝子之獎勵也制府李公劄開處州逆
賊久踞石塘官兵進剿尅期掃蕩本官獨能奮勇前驅
立功建績足徵勇敢此制府李公之嘉尙也勦撫功深
隨經制李公題授甯村營守備地方初復人民逃散公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世二

撫恤流離多方招徠漸見哀鴻甫集而士女各還舊土
矣當兵燹之日飢饉游臻米珠薪桂民不聊生公捐俸
採買賑濟度歉而所活無窮矣汪洋連寇連艘行使沿
海殘黎每遭劫掠公遴員給費悉心招撫遂至投誠接
踵而海不揚波矣他如設閘防川而水有蓄泄旱魃步
禱而立沛甘霖豁免夫徭而兵民愛戴廉潔持已而餉
無虛懸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者也若夫修臺築寨則措
置有方兵民無擾而地方永固捍外衛內則相度地利
賊難登犯而邊境肅甯總之功難盡數績難盡述是以

制府李公特疏題薦奉

旨紀錄又奉

皇恩議敘軍功加授副將又荷提撫二公會疏題陞盤石營偏將又蒙

聖恩特簡浙江寧波提督將來勲猷爵秩正未可限量其克紹箕裘克振峻業要皆不外平昔聞膝下諄諄訓諭燕冀貽謀之所致也噫公非所稱翩翩佳公子耶何氣之壯而勇之至功之深而績之懋哉

衛守備徐尙謀宜民碑

童天衢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廿三

康熙四年歲在乙巳春本府奉

簡來衛適王營盡帶

士民投誠荆南之日也夏五月自巴東聚衛民老弱殘瘵者十餘家典衣脫驂裹糧露宿相攜進衛手闢荆棘足履頽垣臥薪枕塊并日不炊者久之始得哀鴻稍集又四路關取流民陸續發回撫字雖勞瘠苦未蘇較之前季百不存一矣舊制安可問哉嗣奉上憲查取丁糧頃畝荒熟數目咨詢數月始知大畧顧以城市灰燼建倉實難民力衰疲輓運不易請改折色蒙賜題達俯准民糧每石徵銀三錢屯糧每石徵銀四錢五分其民

丁正力仍照舊例征輸本府五年於茲悉見爾等瀆慢無華奉公守法本府自愧不敏莫予云德諒後來製錦有人爾等食福有日但恐章程不立賦役無稽不免追究前愆因酌條款庶幾上不病國下不病民云爾

一民種軍田納軍糧富民差軍種民田納民糧當軍差

一夫馬差徭奉裁不設而各上司差委到衛不得不勉爲應付凡勘合牌內有夫馬字樣村屯應承夫役年終冊報無則以情理善辭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廿四

一每年應進表箋乃臣庶恪恭之心但無存留開銷合於官紳士民公同捐備

一錢糧庫秤交納花戶自封投櫃不得假手胥役而里書屯書亦不得借民指索

一投誠紳士奉批務宜安插得所酌於正糧外免其雜派

一本衛正堂及佐貳儒學衙役現在辦公除正糧外免其雜派

一鰥寡孤獨者本無養濟糧石如種有田地除正糧

外免雜差以恤困苦

衛志序

王封鎮

衛志一編乃張藥溪先生所遺也先生原存舊稿復參閱湖廣通志及博採殘遺并著獻所誌輯而成書然自入

本朝事實未暇書敘是書所以未出也適衛侯改大人蒞任之三載嘗以衛志下詢鎮自以識疏才陋未敢獨任迺甲辰春客館蓉城得荊州府志伏而閱之見其每類必以施附於末雖不盡詳而大概亦具焉因思山川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廿五

接壤於荆屬學校提調於荆府其附於荆也宜矣豈附於荆者有書而專於衛者無志乎爰不揣荒謬分類而釐定之一以應大人之命一以續先生未竟之心夫亦曰存此粉本以俟道文麗藻之君子修而飾之庶免言之不文行而不遠之譏也則鎮有厚望者矣

四癖老人傳

童天衢

四癖老人者明季一老窮酸也生平落落無多結交人與之遊終日無可言笑若有談往事則欣欣聽之忘倦若呼之飲則避見人嘻戲或由醉之言則悵悵不欲觀

其貌面黃骨瘦疏齒顛毛居家內子不問飢渴亦未嘗
自言人以是知其有癖病焉或問之曰子病癖乎曰有
之吾癖有四問者曰一癖尙足以害生况四癖乎子試
言之吾能爲子藥四癖老人曰吾少也三歲失恃而形
貌尪羸年十歲嚴君始令就外傳及解字義卽嗜叢書
姬爻所謂龜龍之負而白水出彩鳳之銜而自天降者
竊心究之年長則自周孔顏孟而外青囊黃石莊老浮
屠岐黃方餌天官輿誌以及諸子百家之編古今傳記
之牘無不欲得而飢餐渴飲之間有得者猶以爲未足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其

也今老矣國覆家貧寇氛灰燼雖襤褸藜藿一字不堪
炊用而此志亦復不衰惟苦於殘缺難得力疲鮮記旨
趣無歸不敢比左氏之痼結病則同也此其癖一春葩
秋萼吐秀舒芳苔痕布綠草色搖青庭樹交香山禽對
語固不敢冒讀書之樂事亦自幼至老之所愛惜也其
癖又一靜夜更闌身寒骨瘦坐不成寢穿茅破壁之間
俄而冰輪乍湧瞻望盈眸不覺窮愁勞攘冷然消也抑
或魄生半壁影落千江隱見松頭移映花影種種清光
皆所戀戀乎心者也其癖又一深山幽谷古道頽垣茂

林豐草之下有物焉或頑或怪或蒼或黃或磷磷而白
或如羊如虎或如醉道士或如望夫婦或可鞭而晴鞭
而雨或可醉者臥而醒光怪萬狀蓋輞川之畫圖莫可
繪其奇犯斗張騫必俟持詣君平而後識也雖一卷之
多而夏雲之奇峯秋雲之白衣蒼狗以至如龍如馬如
倉困美人莫不根從此生是能靜而壽者與宜米顛之
袍笏以拜攜而與俱臥者也吾甚愛焉苟遇之則坐臥
不遑去焉其癖又一奈不能自藥殆將抱斯病以老矣
問者曰子之病中於性情入於膏肓矣起岐伯診其脈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七

軒轅王其方神農和其劑秋去思邈操其鍼砭盡厥神
聖工巧何能爲哉問者辭歸而爲人語之予聞之因問
其爲人衣冠陳腐坐立花間手時執書一卷畧類儒者
問其貌黃瘦雞肋脩然柴骨問其年四十有五六問其
平居服食蕭蕭似野僧破衲問其姓字因久逸而不知
自號素道人云予以其年近五十也卽謂之四癖老人
是爲傳

邑侯鹿公祠記

張如彤

嘗讀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也者

好惡同民之謂也今我邑明府鹿公蒞任六載撫字心勞僻壤化洽弊無不革利無不興善政不可殫述茲特撮其大者言之廉以勵己莊以臨民坊表所以獨隆也緩征薄斂雜徭悉蠲國課所以樂輸也設學明倫作育人才化導於焉振興也巡行阡陌勸課農桑民生所由盈寧也折獄明允寬猛互濟訟端日見其息也飭諭鄉保嚴禁游惰盜賊已清其源也柔遠惠邇餼廩稱事百工莫不忻悅也倉穀充實散斂及時凶荒莫不攸賴也凡此諸善政咸以實心運之匪伊朝夕矣是以上之誠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共

求保赤洽人寤寐下之瞻依匪懈將其悃忱深恩厚澤仁人有加無已躋堂介壽愚賤每念不忘父母之須舍此其誰與歸乎故凡屬在士民莫不共篤緇衣之愛永懷甘裳之澤以見秉彝好德三代直道雖處下邑何嘗一日不在人心也爰建祠堂鐫列德政以垂不朽云

修路碑記

蔣宏毅

郡城之道路若人身之血脈然荒蕪則底式微坦蕩則兆昌熾理固然也故周禮司於合方王政重乎除道殿最攸關不但譙樓更鼓而已施南僻處山陬咽喉楚蜀

自宜至施計程五百置郵凡九其間巉巖絕澗平陂相
參仄徑羊腸行者苦之迨己丑秋 林公蒞任斯土披
高厯險篝棧道危乃慨然曰是郡予之所駐是路即予
之責也越翌歲仲呂乃捐資鳩工遴營目能者任以監
督六閱月而告成由是陟山而不知山登險而不知險
此都人士謂是不可不誌厥美也故請記於余余念斯
路自入

國朝其闕夫軒冕多矣而必有待於公則公之自命爲
何如哉紉天衢之羽儀而輝煌枳棘降補袞之詩謨而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七

疆理坑谷行旅出途歌蕩平者嘖嘖不衰則使施不式
微而俾施於昌熾者微我公其誰歸公諱濬字哲庵江
南秣陵人由庚辰武科及第陞侍五載出參潼津而調
鎮施城經文緯武輓近無與頡頏韓范非溢美也其尊
大人將軍公提師入閩一靖海氛能活生靈數萬公與
伯兄提督公悉魁天下以是知公之德業皆可久而可
大流福祿於無窮者矣至萬民謳歌之事亦不暇記請
直以此意勒之貞珉俾不忘於奕禩

重建問月亭記 乾隆四十年

保泰

余讀昌黎滕王閣記至無後前人無廢後觀之句不禁
掩卷三嘆而知古蹟之不可湮沒也蓋古人之遺跡山
川藉以生色文風與之轉移不徒作後世之觀瞻已也
施州問月亭者唐李太白酌月處也太白以永王璘事
謫居夜郎每於此賦詩問月以自鳴瀟灑不羈之致而
亭於是乎傳自唐迄今歷年久遠宋元時已半屬苗疆
亭之存與否邈乎莫考自明季李自成張獻忠輩次第
跳梁其部賊往來滋蔓者十餘年田舍民廬蕩然一盡
此亭竟付之荒烟蔓草中矣在太白詩名卓越千古原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三

無藉乎此而流風餘韻歷久常新亭雖無存猶與長安
之市采石之磯並挂人齒頰也我
皇上御極之初改土歸流設郡縣以束編氓立學校以
崇文教四十年來人心向化陋俗潛移已大非昔比惟
文風尙覺鬱而未彰夫文風之發越在乎讀書讀書之
端倪由於慕古昔蘇子瞻讀老莊而得心周必大登廬
山而選勝是古蹟之相沿實與文風相表裏也余系出
蒙古少值

禁廷家承鐘鼎之休性有詩書之好參戎吳下頻探佳

境以抒懷載旆施南更仰先賢而留意因於公退之暇
出北關外里許登碧波峯之巔尋遺跡於枳棘中爲之
流連不忍去謂斯地也斯亭也斷斷不可湮沒者也遂
慨然有更建之思邑宰劉公渭川聞之與余有同心因
偕文武各同僚捐貲興作亭之外兼設數椽以爲遊人
憩足之所俱古樸不事繁華未匝月工已告竣而問月
亭得於此再覩矣自茲以往士子果能知所觀感究心
讀書俾文風駸駸日上向所謂悍梗之邦者一變至魯
再變至道數百年後安知非文獻之邦也耶此正余之
厚望也夫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卅一

清江爲禹貢荆之沱辨

吳省欽

楚有兩夷水其一以桓温父諱彞改曰蠻水明一統志
謂之蠻河源出房縣至宜城西南六十里入漢卽莫敖
亂次以濟者也其一今日清江水經注夷水色清照十
丈分沙石因名清江齊氏召南曰清江源出四川石龍
關東山東南曲流百餘里合大跳敦河經官渡壩南又
東至忠孝司今利川縣境北有水來會至火鋪塘伏焉卽磁
北踰重山復流出折而東又數十里至恩施縣北境有

龍馬河合東北水田壩河西南來會又有乾坪溪自西
南經沙子門嶺東北流來會又南經三龍壩西西受一
小水又東南經恩施縣城東北東受一小水又東南有
冷水河自西南經出水洞來會折東北流數十里經三
岔口塘南又東北數十里有一河西南自施南司之南
山東北流經司北又東北八十里來會清江又東有龍
溪河自西北來合建始縣之小河諸水來會水勢大盛
東北經桃符塘金雞口紅沙堡

俱恩施縣境

黃家灣天地口

俱建始縣境

又東南經長陽縣城南又東稍北受北來傳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世二

溪塘水折而南經灣西市有十八堰溪西自楊柳池來
會又東南至宜都縣城西北會西南來之漢洋河東入
大江凡行六百餘里受數縣諸小水無數又曰龍溪河
所會建始縣之小河源出縣北灩澦南岸大山東南流
經水坪東南曰蒲潭溪折西南流有桐木溪自西來會
又南有木瓜河合二水自西北來會南經縣東南有西
溪自城西南來會曰小河又南折西流又南與龍溪河
會龍溪河源出十三關大山者南流折而東南八十里
其南源東北流來會又東流七十里會小河又東折而

南經雙耳洞東又南經南里渡西又東南與清江會胡氏涓曰水經夷水出巴郡魚服縣江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註云夷水卽南山清江昔廩君浮此水據扞關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魚服扞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縣有巫城南岸水山道五百里其水歷縣東自沙渠入佷山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又東經佷山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夷道縣北又東逕宜都縣北東入江涓按夷水首出魚服江尾入宜都江行五百餘里是亦荊州之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卅三

沱也古自巴入楚避三峽之險皆由此路史記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十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千里而距扞關此言舟師由夷水入楚也何以知之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

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荊州於是松滋縣古鳩茲地卽茲方

楚爲扞關以拒之後漢書李雄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徐廣曰巴郡魚服有扞水扞關章懷註曰扞關故基在今峽州巴山縣寰宇記云廢巴山縣在長陽縣南七十里卽古扞關也水經註江水自江關在

縣南瞿塘峽口東逕弱關扞關弱關在建平秭歸界蓋大江出

三峽逕弱關江沱出佷山逕扞關劃然兩道儀言浮江以下距扞關則不經巫山明矣夷水受江處不知何時就湮後漢建武中岑彭率舟師長驅入江關吳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泝江而上其時夷水已不勝戰艦自後荆梁有事舟師未有不由峽江者然酈云裁得通船後魏時水道猶存下逮唐初建始之北遂成斷港故章懷云夷水出清江縣西都亭山寰宇記云夷水自施州開蠻界流入長陽縣明一統志云夷水源出自舊施州開蠻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七

界經建始巴東長陽至宜都入江蓋不復知此水出西北秦節之大江而以爲西南施州衛之山源矣然漢志已疏畧不言首受江水經注原委詳明而又有儀之言爲證禹導江自梁入荆必浮此水也愚常讀而疑之茲過建始境抵恩施知清江伏流處尙多重山連互非如峽江之可鑿且巴東之峽禹既鑿以導江何復以人力萬難施之處與數百里重山爭此尺寸之水且漢志南郡夷道縣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是夷水自巫出非自巫而受江索隱曰扞關楚西塞以愚度之當在今巫

山巴東江岸故法考直言臨江據水水經註亦言江水自江關逕弱關扞關扞關所以扞敵非止一處故方氏以智謂趙扞關在陸處扞關在水况酈氏言扞關廩君浮夷水所置是廩君之扞關非卽楚肅之扞關張儀又言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是扞關在巫郡上游尤爲明證要而論之是水在夷道入江故曰夷水其發源處曰夷溪以其有扞關故亦曰扞水其經流謂之鹽水後周鹽水縣故城在今施南府東十里亦謂之清江亦謂之猥山北溪城在今漢縣屬武陵故明廖永忠伐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卅五

明王珍別將由長陽巴東境所云百里荒者潛出夔門之上游此固踵張儀之故智而反行之儀謂以舟師下扞關非謂舟師可由夷水也蘇代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吳漢岑彭以前舟師無不由峽江者胡氏括地最精而以夷水爲荊州之一沱不可不辨苟欲求合漢志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之文則以奉節縣灩澦南岸白鹽山所出者爲是水之源也可

王封鎮傳

李宗汾

王公名封鎮字建元施州衛諸生績學立品雍正甲辰
館容美土司署中有女夜扣門稱奉主命來公拒弗納
次日以大義責主人束裝欲歸主人固留乃止由是益
重之一日將歸省主人欲捕魚以遺其母邀同觀魚池
魚多而所捕者少疑校人爲奸欲殺之公正色告曰天
三以民付公撫循何得以細故殺人自取罪戾况事起
捕魚贈余遺母是重余不孝罪也主人竦然聽命乃弗
殺嗟呼建元見色不惑醇謹之士猶可企及惟當土官
橫暴生殺自恣之秋正色昌言能使之有所憚而不敢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共六

肆此其剛正之氣足以攝奸權之膽則其所以保全土
官而爲
朝廷靖邊爲生民息禍者厥功匪淺矣雖以諸生終較
之掇巍科登顯仕而功業不著於時其賢不肖爲何如
耶建元誠可述矣公在容美署中纂輯衛志簡嚴有法
今得藉爲粉本焉

六六井銘

李宗汾

乾隆元年施州衛政府建學宮三十八年癸巳始設官
乙未春余秉鐸斯郡明年太守呂公就學宮開房招生

徒任以講席公署原無井掘西廡墻外地不數尺兩穴
泉湧結砌井署內生徒養而不窮焉嘗考皇覽云

先聖講堂在諸弟子旁舍並井甃猶存今茲所穿望後
世存而不廢雖難與洙泗書院并甃比然泉出廟旁學
者可即掘井及泉想斯道之有本必無掘井不及泉之
慮也其名六六井者成於六月既望記時也因爲之銘
曰文德誕敷蠻夷率服舊衛新府黌宮考卜特開義館
央才樂育井從旁穿味甘氣馥不損不益淵涵淳蓄日
月代明澄清照昱因時命名標以六六冽井寒泉象耳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卅七

山麓

問月亭辨

李宗汾

施城北碧波峯問月亭相傳李白謫夜郎常於此賞月
此一統志所載也衛志取青蓮集中把酒問月篇以實
其事嘗考太白年譜肅宗至德二載丁酉二月永王璘
兵敗白亡走彭澤坐繫潯陽獄宣慰大使崔渙及御史
中丞宋若思爲推覆清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釋其囚使
參軍事並上疏薦白才可用不報乾元元年戊戌即至
德二載終以永王事長流夜郎二年己亥未至夜郎遇

赦釋回憇江夏岳陽後如潯陽此集中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尅復之美有懷示息秀才作也圖經載施州形勝南入牂牁之夜郎夜郎卽今遵義府是去施幾千里太白未至夜郎而施又非其所屬此間間月之亭臺其足信哉再把酒問月篇原註故人賈淳令予問之未題流夜郎且白自詔流夜郎如於烏江留別及贈辛判官劉都使易秀才憶秋浦桃花舊遊諸作不題曰流夜郎則題曰時窺夜郎是未至夜郎有作自敘且然豈已至長流之所而自序所作顧獨不然乎且篇中俱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卅八

不似在施碧波峯者又安見必爲此地咏乎或謂明一統志載遵義府有懷白堂在貞明長官司南六十里昔人建以懷李白據半道承恩放還又何以稱焉不知堂之以懷白名可想矣必既至後懷之乎又安知非望其至懷之乎至謂有宅在夜郎里一統志不統載此無徵不信者矣抑謝君直解詩賁然來思云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華門皆輝華也太白有長流夜郎之詔則無論既至與否可作既至觀也何必懷白之不有堂也並無論過此與否可作過此

觀也何必問月之不有亭也圖經南入牂牁之夜郎施
南夜郎錯壤又東北入南郡之巫縣太白雖未至夜郎
曾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矣安知自嵐流以及放還時
不嘗過此而把酒問月乎倘承恩放還過此應無流夜
郎與時竄夜郎之自序矣即今此篇非爲此地咏而既
以問月名其亭臺何不可摘此篇以實之乎此亦如東
坡賦赤壁於黃州周子號濂溪於廬麓固無乎不可也
况青蓮芳躅所在如彰明之宅江油之臺嘉定之亭汶
上之山發源之渡漢陽之湖以及濟甯之酒樓眉州象
耳平武牛心萬縣悉有讀書處無不嘖嘖人口問月之
亭臺亦然更如會同白杜山藤縣懷遠之太白巖俱謫
夜郎時遺蹟何獨於問月亭臺而疑之至嚴氏書畫記
戴文進李白問月圖規任綺王張以甯題竹王祠前霧
如雨躑躅花開啼杜鵑是指施爲證然則斯人也斯臺
也斯亭也而在斯地也俱足千古矣

詹邈中元祐三年宏詞科辨

李宗汾

宋哲宗本紀元祐三年三月丁巳御集英殿策進士己
巳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一千一百二十二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卅九

人九月丁卯御集英殿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又
選舉志元祐三年因劉世安奏詔大臣奏舉館職並如
舊詔試除授此則元祐三年有進士及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館職召試諸科無所謂宏詞科也哲宗本紀紹
聖元年五月甲辰罷進士習試詩賦令專一經立宏詞
科又選舉志紹聖初哲宗謂制科試策對時政得失進
士亦可言因詔罷制科試既而三省言今進士純用經
術如詔詔表章箴銘賦頌赦敕檄書露布誠諭其文皆
朝廷宮守日用不可缺且無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遂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四

改置宏詞科歲許進士及第者詣禮部請試凡試一日
四題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此則紹聖初始立宏詞爲
科也詹公既中元祐三年狀元則必非中博學宏詞科
既爲博學宏詞狀元則必不在元祐三年當在紹聖年
間矣舊志載元祐三年博學宏詞狀元則與哲宗本紀
及選舉志俱不合恐考之未詳也又考哲宗本紀紹聖
二年三月乙未試宏詞黃符等五人各循一資選舉志
紹聖初宏詞科詞藝超異者奏取旨命官詹公既中宏
詞科想亦必循一資矣想亦必奏取命官矣而舊志失

載惜哉

施非夜郎考

李宗汾

夜郎之名由來久矣或名縣或名郡或名郡即以名縣或名縣仍以名郡或名縣而隨省之或所屬之州廢而改屬之總之不離牂牁郡者近是而施無與焉前漢書南夷若長以十數夜郎最大皆屬西南外蠻夷師古註後爲縣屬牂牁郡此以夜郎名縣也施在漢屬南郡不屬牂牁也晉永嘉二年分牂牁立平夷夜郎二郡此以夜郎名郡也施在晉屬建平不屬牂牁也宋書晉懷帝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四

永嘉五年甯州刺史王遜分牂牁朱提建甯立夜郎太守領四縣夜郎其一此名郡即以名縣也施在宋不屬夜郎太守也至唐武德四年以恩州之甯夷縣置夷州義泉郡析置夜郎縣後夷州廢而縣省此名縣而隨省之也貞觀八年以辰州之龍標縣置敘州潭陽郡析置夜郎縣十六年開山崗置珍州並舊夜郎縣後爲夜郎郡元和二年珍州廢而縣屬溱州溱溪郡此名縣仍以名郡後州廢而改屬之也施在唐屬清江清化郡不屬義泉潭陽溱州溱溪也蓋夜郎最大唐書地理志爲夷

爲敘爲珍爲溱悉屬其境夷在今貴州石阡府敘在今
湖南沅州府溱在今四川涪州之西珍在今貴州遵義
府桐梓縣正安州等界米史云夜郎在漢屬牂牁郡今
涪州之西溱漢播珍等州封域是也然封域雖大不能
強施之不屬者而包舉之宋史施州蠻南接牂牁諸蠻
施州圖經南入牂牁之夜郎通志施州形勝遠控夜郎
夫曰南接曰南入曰遠控則施本非夜郎而夜郎總不
離漢牂牁郡境界斷可識矣

李太白流夜郎說

蘇於洛

夜郎之名始於漢國也非郡也夜郎之郡置於唐郡也
非國也名同而實異如黑白涇渭之分明而說者紛紛
聚訟皆未嘗博考而詳辨之也按史記西南君長夜郎
最大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
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
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
楚奪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遂以其衆王滇秦滅及漢
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徵建元六月番陽令唐蒙始請
道夜郎道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從巴蜀筰關入遂

見夜郎侯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侯始恃南越南越已滅夜郎侯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此漢之夜郎也考其地臨牂荆江自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方數千里豈獨播州遵義哉今指播州與遵義爲夜郎而以施南非所屬疑之誤矣又按唐書施州隸江南道領清江建始二縣尋廢業州入施州卽今施南府恩施縣又置珍州貞觀十六年置夜郎麗泉樂源三縣後爲夜郎郡此唐之夜郎也考其地在今宜恩高羅里地有珍山故名珍州後置夜郎郡宋初復稱珍州刺史田景遷內附乾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四三

德中賜名高州元明爲高羅土司楊升庵丹鉛錄載夜郎在歌羅卽高羅也今距縣治東南一百二十里太白詩註引證確鑿不惟與漢之夜郎無涉並與施州亦無涉也而一統志載施州衛北碧波峯有太白問月亭者蓋亦有說公嘗自敘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過五溪到夜郎矣此地爲夜郎必經之路振衣千仞把酒問月非謫仙高致何克有此今讀集中流夜郎聞醮不預詩云北闕聖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窳遐荒又放後遇恩不霑詩云獨棄長沙國三年未許回則公至夜郎明矣說者

謂公未至夜郎以集中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爲證
今考年譜公以永王璘事當誅繫潯陽獄郭子儀請
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宣慰大使崔渙御史中丞宋若
思爲之推覆清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釋其囚使參謀軍
事並上書薦白才可用不報時肅宗至德二載半道放
還正在此時詩義甚明至乾元元年終以永王璘事長
流夜郎二年遇赦得釋故於中道放還詩後又有至西
塞題葵葉諸作讀其詩考其傳則公始未至而終至更
無疑義矣論者紛紛聚訟皆由以唐之夜郎郡誤爲漢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四

之夜郎國知至德二載之半道放還未嘗考乾元二年
之遇赦得釋宜其格格不合也予新修宣恩縣志見前
人考辨皆游移其詞竊歎考古論世未可輕心因詳述
其始末以俟知言者

新建文昌祠碑記

尹英圖

粵維郡城鼇脊山一峰獨秀襟帶清江舊列城隍祠宇
於上體制卑陋歲壬子余宰恩邑徘徊瞻眺深用憮然
夫神奇靈奧之區實斯文發祥之地施郡文昌祠歲久
傾圮奎星無閣而斯山巍然而重離象文明尤造物精

英所聚更張位置一得其宜則氣象發皇數十年後人文會萃休徵其有聿見者顧非常之原黎民所懼焚掠棟桴所需良復不尠爰於課士之下進諸生於庭而倡言之諸生踴躍歡欣李生瓊李生忠朱生尙志張生啟明首任其事勸諭樂輸人士全集舉凡捐資出入諸生掌之不雜胥吏元建城隍廟於山麓以妥神靈規模宏闊山頂更建奎星閣三層暨文昌祠煥然一新不數月報竣祭告之下列文冠者數百人可謂盛矣由是而諸生慕實學崇正軌家弦戶誦丙辰歲邪逆倡亂遠近騷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四五

然無一青矜爲其所惑文生黃萬全竟以罵賊死烈受朝廷獎祀卽余東西帶兵勦除文武生効力行間克昭允濟謂非神之妥佑不至此壬戌秋仲賊匪蕩平余奉命撤巴卡兵勇來守是邦是歲奉諭旨崇祀文昌禮儀並同關帝於是重登斯閣潔齊將事感神人之訢合期文風之丕振加勉諸生其益肆力於學以期黼黻

皇猷無忝山川鍾秀是則余之所厚望也諸生等問序於予予爲誌其緣起如此

潘成泰傳

楊毓江

潘成泰者恩施縣奇峯壩人父學超世業農嘉慶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虎晨至其村嚙斃郭氏兒旋蹲於成泰屋後一村皆驚村民朱六率張起科陳楚貴等十數人各執械逐之虎咆哮起衆皆震懼虎乃撲朱六傷右手及脊背並嚙父折其柄勢益猛厲奮身一躍以爪攫學超項及右膊衆益股栗成泰挺矛直刺虎後復連刺其脇虎始舍學超走陳楚貴趨而前及及虎口力怯不能中然虎已先負重傷不暇顧衆亦遂聽虎走伏林莽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六

間不敢復擊有頃鄰村方家壩方啟堯聞之約其村數人來視逐之虎復起嚙傷啟堯於是兩村之人始合力斃虎逾日朱六死衆舁虎來獻勞以酒肉而使鬻虎皮骨給死傷者之家成泰年甫十九方學超之與虎格也設成泰亦如衆人之怯則學超亦朱六之續耳烏能爲成泰身不滿五尺力非強於衆也問其當虎嚙朱六時胡不卽挺矛刺之曰小人懼然則繼之挺矛刺虎固不懼也虎一而已人之心忽懼忽不懼何也前之懼者心有虎也繼之不懼者心有父也有父故不懼而勇於刺

虎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達之天下也。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觀成泰之刺虎，可以識仁道矣。

修龍神祠記

譚光祥

祭法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諸侯在其地，皆祭之，龍之爲神，昭昭矣。雲行雨施，屢豐之年，以綏萬民，厥功鉅焉。故春秋之祭，載在祀典。郡縣皆然而施，南獨闕。施南跬步，皆山，十日不雨，則民有憂色。其邀貺於龍神，宜亟矣。前太守法公，僅建小龕於城東五峯山之麓，廣九尺，袤半之，背山面溪，有攀躋之勞。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四七

無綿蕞之地，日久並廢其禮，欲擴充之，限於勢，仍其舊不可也。今施郡城南門內，黌宮之西，得袁氏舊居，改建祠宇於孟春，諏吉鳩工期，以仲春告成，舉行祀事，倉庾未鳴，東作方興，守土者爲民祈福之心，同於百姓，自爲祈福之心，而其所以受福之由，則惟於龍神祠，自獻其心而已。同官旣捐俸於先紳士商民，量力以施於後，因而尅期告竣，則守土者爲民祈福之心，以慰而民之實受其福，亦可從而決之矣。

巴公溪豐樂橋記

譚光祥

出南門西行半里有橋曰文明其下爲藥溪溪南行半里有橋曰成志其下爲麒麟溪又南行里許爲巴公溪有橋曰濟政屬縣宣恩來鳳咸豐之要津也志載明指揮唐貴貢生李庠始造木橋鄉官周汲泉改用石焉巴公溪者相傳郡南有巴公塚昔有巴國大柵王世葬於此或呼爲巴公山也大雨時行溪漲洶湧斷行旅輒數日水落猶苦泥濘橋卑隘屢需修治己巳夏五月遂圯辛未仲夏貢生朱尙志等議作石隄於溪南廣五十有二尺袤八十有一尺高三十有六尺其北則鑿山爲路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哭

廣十有三尺袤百九十有五尺砌以石級繚以石欄增以石橋高三十有六尺廣十有八尺袤七十尺秋七月鳩工冬十有二月橋成余以九月之武昌今年五月始歸六月隄成路治適以禱雨未暇一視秋七月乃偕同知徐公副將曹公往視之是日也小雨乍涼秋氣自清行者忘其勞居者悅其色顧瞻四山高下一碧庶幾哉其可免於凶年乎猶憶去年六月尙志等議建橋時方旱禱而得雨七月霪雨禱而得晴今橋成余又以禱雨後至登斯橋也蓋亦欲以歲事豐稔民氣和樂爲施人

祝而不僅以橋成爲行旅幸也志載濟政橋卽跨虹橋施郡多山無河渠之利十日不雨則憂虹爲雨止之象不宜稱因汲泉濟政之廢而改作之而非濟政之舊其名可易也昔歐陽子嘗以豐樂名亭余以豐樂名橋可乎汲泉爲明萬厯時人其所建橋至於今不可謂不久安知今日之大而新之不可爲數百年不壞之基耶因而志之遂爲文以記之

重修縣學文廟碑記

張起雲

蓋聞作育人才爲政之先務也而所以仰體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四九

國家右文崇儒之德意使文行蔚起儒術克端要自學宮始溯查恩邑

文廟創自宋元祐時其址舊在城南外旋遷治之西北明景泰五年僉司沈君疏於朝仍徙故址其移置今地者宏治中參議林君僉司鄭君也初施南爲清江郡恩施爲清江縣後併爲施州置衛官

國朝雍正六年始題改爲恩施縣隸歸州十三年增設施南府乾隆元年設官定制於是新建府文廟而此

廟遂爲縣學焉嘗考上下數百年間凡蒞茲土者副使
盧守巡祖指揮李撫彝宋守戎任涂廣文張鄧宋陳諸
君或重修或補葺代有其人計自嘉慶辛酉前令李君
補苴以還已二十餘載

廟學日就頽圯時道光癸未左君蒞施謀諸耆舊生徒
集金若干更自請於太守文秀二公捐廉以先之庀材
興作大殿甫成左君適有滇南之役六年春余下車謁
聖悉其顛末因思學校爲王道之本風化之原學校之
興廢治道之隆替係焉爲政者之先務孰有急於此哉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五

爰諏吉經營內而

啟聖祠外有丹墀月臺以達東西兩廡尊經閣奎文閣
金聲亭玉振亭名宦祠鄉賢祠大成門泮池月宮橋騰
蛟門起鳳門四週黌牆學自明倫堂以至大門悉與撤
舊更新至若

聖賢神位與夫俎豆樂器扁額楹櫺彰施采色並皆煥
然洵足以壯觀瞻而昭誠敬矣是役也左君倡於前多
士善於後而余適逢其會克襄厥事越十月而告成良
有以也願後之宰斯邑者惟懷永圖俾 廟宇常新禮

明樂備而凡邑之人士各勵其學入而教家出而華國以光弼

盛世億萬年文明之治余實有後望焉謹記

重修縣學文廟碑記

石時和

予以嘉慶二十一年秉恩施鐸值 崇聖祠及明倫堂漏爛將圯學宮圍牆倒塌不蔽內外爰商之諸生共捐微貲用以葺頽補壞嗣是每歲檢蓋暫可支持惟正殿以中柱堅實雖敝未傾兩廡及大成門各宦鄉賢兩祠勢以難支屢擬勸修因連歲歉收未果至道光三年閏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五十一

邑紳士建議重修予適奉委晉省將行以經理事宜商之邑侯雲南左君章昞議以克合差竣回署則美舉果行維時衆舉貢生朱榮祿監生李朝舉提總領修踴躍急公鳩工庀材辦理頗善越歲而正殿及大成門粗就餘擬以次興修而左邑侯以銅差回籍天津張君映暉接篆未幾以奉委去任四鄉捐費不繼工遂止次冬慈谿張君起雲來署斯邑銳意踵修追繳捐項不徇情面措置周詳閱歲餘而功竣竊以

文廟乃文明重地閭邑根本本撥而求枝葉之茂其道

無由每見各州縣學宮規模宏遠壯麗可觀恩施學前
明崇禎己卯重修迄今幾二百年雖屢經修葺不過隨
地補苴未遑遍及此次則殿堂門廡丹漆黝堊煥然一
新非復從前小補氣象行見清江毓秀五峰呈祥文教
日以興學校日以盛佻達無譏藹吉載咏諸生誠由庠
序踐古人之迹今日之端人誼士卽他日之理學名臣
人傑地靈科名蒸蒸日上諸此矣是爲記

補修郡城記

孫仲清

施郡治恩施原施州衛地雖處一隅然接壤三蜀藩籬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五

全楚實要區也舊衛城久圯乾隆間因故址重築倚山
環水頗稱天險余於嘉慶十五年結是篆始至見城郭
完固廡舍嚴整謂可肩隨諸郡旋受代去閱十五載客
秋重莅是邦覺風景少殊焉郡署門堂棖頽棟欹環城
周覽內外圯者不一處西北城樓皆已傾塌女牆墮壞
尤多牛羊之入可徑門關之鑰空筦復隍致客孰基夷
庚設險是占誰籌先甲郡守職司專城詎宜聽其若是
補築之舉固難刻稽况乎功非甚鉅亦無事籲上憲請
帑金也已於客冬捐廉重建署門補修堂室及今夏五

集郡士民籌修城事士民亦感予意慷慨輸金得如千數乃命恩施尉魯鵬翮董其事經始於乙酉六月迄八月竣工重建西北兩樓擇用舊材三之一補築圯城數十丈高厚如舊式增女牆數百堵共用錢七百餘千是役也一切木石瓦甃皆賦價於民而取其物遷運修築皆借力於民而酬以資凡物視其時之值凡工如其私之傭是以民樂趨事成之不難且速也爰伐石以紀其始末併錄樂輸姓名於左

施非夜郎考

陳詩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三

恩施張涵谷卸黃陂廣文篆需次鄂城一日言其鄉古蹟有問月亭相傳李白謫夜郎嘗過此賞月見明一統志人遂有疑其地爲夜郎者是果然歟予曰是非可以暗決也乃徧檢史傳示之而後申其說焉夜郎在未設郡縣之先爲夜郎國漢書地理志犍爲郡領縣十二牂牁郡領縣十七皆其地也設郡置吏乃有夜郎縣班志於夜郎下注云溫水東至廣鬱又於鬱林郡之廣鬱下注云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西會入海過郡四行千三十里後漢書所謂東接交趾者是也其非施州明矣

夜郎之縣隋志無之唐時設縣凡三其一武德四年析
寧夷置夜郎貞觀元年省今遵義府綏陽東有廢寧夷
縣其一貞觀八年析龍標置夜郎李白聞王昌齡左遷
龍標詩云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卽此然
天寶元年已更名峩山矣其一貞觀十六年開山崗置
夜郎縣隸珍州後屬濠州今遵義之桐梓縣東有故夜
郎城是也白詩有曰我竄三巴九千里又曰夜郎萬里
到西上令人老其此謂乎太白之謫以乾元歲八月半
道承恩寄王明府詩去歲左遷夜郎道今年勅放巫山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五

陽蓋自梓州聞赦得還而往來皆由水道其畱別詩云
白帝啼猿斷黃牛過客遲又有自巴東舟行經瞿塘峽
登巫山最高峰作而朝辭白帝千里江陵何嘗取道施
州百舍重趼乎涵谷於是釋然以喜乃摘史傳及太白
集彙而錄之都爲一帙云

五峰山建塔記

王協夢

天下不盡皆可待之事而有不能不待之時施州初立
郡縣規模草創尙沿樸僿之風官斯土者築城鑿池相
陰陽觀流泉雖未明言其坐向環衛之勢若何而證之

形家言固無一不脗合也嘗過通都大邑率堵波多峙於巽方說者以爲巽巳木火有文明之象青囊天王催官諸書亦未有不以此方爲最吉者往往無塔之區或就城東南隅建危樓以祀奎宿彙榜頻登歷有明驗乾隆辛卯前太守鉛山張公來守是邦創修府志募建考棚政通人和百廢畢舉復念士人無奮跡於科名者周覽五峰山之南地當巽維而適踞清江藥溪巴溪麟溪四水之勝議置浮圖七級以肖木星以象文筆經始未幾旋即罷去道光壬辰余復繼來守郡蓋去張公建議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五十五

之時逾六十年矣先是蜀人奴大令權恩邑宰鼓舞紳庶僅甃七層之二歲且不登土功亦輟甲午弋陽陳君捧檄斯土禾黍有秋乃銳意成之民志旣同士氣亦奮是秋踏省門者四十餘人而來鳳李生鴻鈞遂哀然獲雋誰謂堪輿之不可信也耶抑余聞之塔廟之作原於釋氏信心皈依如無量功德是役也無佞佛之作有作人之美張公所竭靡從事而力有未逮者不能不有待於後之人至於民俗之隱賑文物之珍幽無不蒸蒸日上而有開必先行且見科名之聯翩而起也巳司事者

朱明經榮祿李茂才大魁以記來請余樂觀厥成因不辭而記其緣起如此云

書吳白華清江爲荆之一沱辨後 羅德崑

按胡氏以夷水爲荆州之沱古自巴入楚避三峽之險皆由此路蓋泥於水經注之一言因附會羣言以實之而不知夷水之必非由受江必不可以行舟也蓋自夷陵以上大江兩岸連山複嶺其地高於大江不可以尋丈計水惟入江而不能出江此夷水之源必非由受江也其水自廢源以至入江中間五百餘里伏流不一處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五十六

其通流處又多自峻嶺下瀉此其不可以通舟勢則然也考夷水源出都亭山在今利川奉節兩縣界地則水經注謂出巴郡魚復縣本爲不悞惟謂出魚復縣江多一江字遂滋胡氏之疑至其引史記張儀之言浮江而下距扞關則扞關之在大江岸而不在夷水岸原灼然無可疑胡氏惟欲明夷水之可以通舟從而爲之辭

文昌祠培築山麓記

羅德崑

鰲脊山居郡城之中郡境之山自北來迤西入城至此而止崑然爲一城之鎮國至各山自古志之不必形家

言也前太守尹公遷文昌祠於其上前建奎星閣蓋取
占鼇頭之意爲郡士兆科名其意甚盛而一郡至山苟
有剝削亦能召災故立祠鎮之則其所以保護居民者
意尤切也自時厥後戶口益繁環山四面而居雖切宅
私地亦無敢稍侵山麓者蓋者舊相傳故不禁而自戢
焉歲己丑郡民潘甲乃於東麓築牆造宅侵削山根都
衿崔元魁等籲縣飭止署令妣公朝縮諭衆購地入祠
時把總譚君綸楊君應忠以梓誼調劑其間潘甲遂願
賣地入公受直毀垣因培築山根永封禁焉諸衿以爲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五七

一時善舉也礪石請記予維施郡居楚上游昔爲各土
司地自乾隆元年改衛設府而後迄今九十餘年生息
涵濡物豐饒而民樂愷詩書弦誦之聲比隆上郡此固
聖朝邛化所陶成而地靈人傑凡官斯土者所爲仰體
德意以惠恤此邦者固宜若是無微不至也夫山川清
淑之氣磅礴鬱積久而必洩吾知秀異之士奮志科名
必有出而效
國家之用者其於諸生尤有厚望焉是爲記

施非夜郎辨

羅德崑

施州南接夜郎見於圖經後人因作問月亭於城北碧
波峰上謂太白謫夜郎時嘗過此賞月載明一統志然
未嘗謂施爲夜郎也追後郡紳李司馬一鳳則徑謂此
地爲夜郎以竹王祠及歌羅寨爲證謂竹王祠宋賜靈
惠廟額卽施城東二郎廟歌羅卽衛屬之高羅援古證
今其辭甚辨蘇明府於洛又謂唐之夜郎郡非漢之夜
郎國唐夜郎郡屬珍州在今宣恩縣之高羅高羅有珍
山州以是名則因李氏而實之而不知其非也按史記
西南夷傳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索隱曰苟悅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五

云夜郎犍爲屬國也韋昭曰漢爲縣屬牂牁後漢書云
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湖南其君本出於竹以竹而爲
姓也正義曰今從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
又牂牁江入南海據此則知施非夜郎國也考唐書地
理志武德四年析寧夷縣置夜郎縣武德七年析龍標
縣置夜郎縣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珍州並置夜郎麗
臯樂源三縣後爲夜郎郡長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
溪二縣置獎州龍溪郡以今考之寧夷廢縣在貴州遵
義府綏陽縣珍州卽府屬之桐梓縣樂源卽府屬之正

安州沅州原屬湖南辰州今爲沅州府龍標城亦在其地然則夜郎之地蓋在黔蜀之交居辰沅上游過五溪而至夜郎太白贈王龍標詩亦其證也蓋唐之夜郎郡卽因漢之夜郎國而名固不必歧而二之而今之遵義府郎唐之夜郎郡尤不得移而他屬也抑漢之夜郎爲國猶與施州相接而唐之夜郎爲郡距施州甚遠雖太白之流風可慕不能無溯洄宛在之思其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至永王璘敗後白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宥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五

兵三千赴河南道潯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途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此本傳之文並無再放之事年譜舛謬蓋不可信

城隍廟禱雨文

陳肖儀

天地之大德曰生百神喬嶽所以奉天行令也元后作民父母百里之宰所以奉君澤民也恩施在萬山之中無大澤廣坪供其蓄洩無菱蒲蜃蛤活其餘生一遇災荒鳥獸散矣儀攝篆此方卽以生民自任又恐才疏德薄不副所期夙夜兢兢臨淵集木惟有與民休息止訟

勸農興賢造士共宣教化凡便於民不便於吏者則爲之便於吏不便於民者不敢爲也節嗜禁慾勤勞民生祇求昭格天心下紓民困自受事以來仰荷百神之靈膏雨時降雖高田未能插蒔而下壤幸已耘耔但山麓之旁稻田無幾即使時蒙沾溉未能家占餘糧况今初伏已逾共苦流金爍石自此不雨則鮮者槁潤者枯歲不一登老弱將填溝壑民旣盡矣吏安歸乎夫高山出雲不崇朝而雨叢林噴霧可浹日無虹施利濟之仁慰三農之望是所望於神力也儀不揣狂愚爲民請命其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六

有言不由衷事不實舉者神則降禍於吏民無與焉有愚民迷謬獲罪神祇者則徵應於民使之悔過歲無與焉天地以生爲心神卽以天地之心爲心與雲潤雨時和年豐爲神是賴用蠲昭事敢竭愚誠神其鑒之

剗設賓興諭閣邑士子示

陳肖儀

槐綻黃花文星絢彩榴添丹實郡士蜚聲緬維經術宏通值九轉丹成之候恭際 慈恩普被當 萬壽作人之期巍冠甲科先登者已徵拔幟祥開乙榜後來者豈愧積薪念夔屈以經年定鵬搏於此日第查邑多寒士

山更崎嶇計程二千里而遙必沿江以達漢聚糧非三五月不辦率集腋以成裘資或窘於戒途人每因而却步本署縣心儀薦鶚望切躍龍雖力歉於扶輪敢禮疎於勸駕爲此示延閣邑觀光人士雄文入格諸君符佳兆於黠頭喜燕開樽不佞擬芳筵而燒尾所冀連鑣并集撫翅過臨贖奪錦之舟車慚無宮錦潤探花之手筆預卜金花茲諏月日潔修殺核祇迓簪裾試聽致語登塲羣拋利市但願分班入座都上名經餞我客於周行鳳笙鳴而萃野肅擢奇英於策府蟾鏡朗而桂山馨三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空

峽助波瀾得水卽召鯉變五峯開道路出林便賦鶯遷快分及第之香好盡臨歧之酒行卷吐風雲之氣是所望於羣公簿書結文字之緣幸勿訾夫俗吏敬以須矣
竚惟惠然

重修問月亭記

朱啟仁

施郡城北碧波峯者一峯高峙清江流出其下山巔舊有問月亭焉相傳太白流夜郎至此登臨作把酒問月詩後人建亭以誌名賢遺躅論施非夜郎者或以漢之夜郎在播爲今遵義或以唐之夜郎在珍爲今宣恩羅

德崑引唐析寧夷析龍標爲夜郎縣其地蓋在黔蜀之
交居辰沅上去施甚遠陳詩引白聞王昌齡左遷龍標
詩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句爲徵並謂白
半道放還往來皆由水道引留別詩白帝啼猿斷黃牛
過客遲句爲徵皆泐施非夜郎白未至施是皆泥於考
古俱存畛域之見不若李宗汾謂斯人斯臺斯地俱足
千古數語足以盡之爲妙也竊以當時太白處天寶之
世召見金鑾論當世務明皇賜食親爲調羹恩遇已極
遂感激圖報託詩篇譏禍水叱刑餘如僕隸人主醒悟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空

則挽狂瀾於既倒幸蜀之厄於斯可免迨貝錦興讒蛾
眉見嫉迄放還山孤忠骨鯁當日已如屈子賈生固不
待永璘搆禍始賦離憂也使白曩時自知落落寡合匿
迹烟霞入山惟恐不深畢生徜徉山水間芳躅仙蹤山
川增色如施郡雲屏四擁波帶彎環在唐時近鄰蠻夷
遠接夜郎然山川絕佳人跡罕至白遂以此境隱避遺
世韜光晦迹不屑宮袍故舟采石金陵間則可終免水
軍之迫而爲放棄之臣矣其後戴南冠竄遐方泛洞庭
上三峽過五溪振衣碧波峯頂青天有月來幾時之咏

吟嘯之餘深情如繪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奚啻接
輿狂歌自恨其晚黃庭堅夢中三誦竹枝數百載後謫
仙猶未忘夜郎之遊耶山川精采詩人魂魄有不能磨
滅者遐陬異地千古巍然亭臺之建久矣豈無徵不信
可比斯地斯臺藉斯人以傳世之紛紛聚訟必辨其在
彼不在此者何爲哉戊午夏余出守來郡亟訪遺趾斷
碣殘碑荒烟蔓草徘徊不忍去適朱廉泉學博李緝熙
叅軍及在城諸君以公事來謁從容及之諸君概任其
事遂於今春二月鳩工庀材克成此舉創樓三層倣黃
鶴之製以祀太白稍下其東建屋三楹爲無敵堂爲釣
樓俯視清江岡嶺四合城市闐闐鱗鱗萬屋皆入望中
風雨晦明雲烟變幻與夫青天月滿之夕太白其神遊
乎此樓乎此無足爲渺茫疑似也爰作歌以招之曰杜
鵑啼千山兮紅茶然沐瘴下兮櫛蠻烟邀靈均兮邁七
澤行吟清江兮波潏潏其聳飛簷兮跨長鯨邈江漢兮
招黃鶴罷釣鼇於滄海兮挹銀蟾之光而仰問碧落其
二憩夜郎兮睠九野不棄遐荒兮心如寫佐

聖朝以敷文教兮咸仗扶輪之大雅

其二望靈旂之貴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十三

兮神其歸山川草木兮生光輝酌金樽兮醉千古仰止
崔巍兮神所憑依

題跋朱公啟仁重修問月亭記

夏錫麒

是記爲前任朱君雲門所作落落百數十言述太白之
生平與是亭之巔末敘次錯落折輿盤旋是殆神與古
會者惜役未竟而朱君卸任去記亦勿克傳嗚呼朱君
殆以未成之業付余余不能踵成之奚以副朱君意而
免司土羞爰集舊日司事爲之修葺完整計五閱月而
工乃成昌黎有云毋侈前人毋廢後觀因卽原記勒諸
石而特爲之跋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十四

麟溪書院潛齋跋

夏錫麒

今將闢異境培人才據山川之形勝攬千里於一瞬則
卜地宜幽而築室尤貴精恩邑麒麟溪依山作澗清流
潺潺癸亥夏大令許君創建書院其上講堂鴻廡齋舍
鱗列而倚隙其院之西隳因爲議曰是不可無游息所
以延主講者爰又築室三楹環以短垣取其無礙遠矚
也冬十一月落成予往觀之山明而水秀形勝不待言
而尤喜其有一瞬千里之致因恩邑人士相與講習其

中是游息也而仍有潛修之意焉顏曰潛齋而并爲之
跋

創修麟溪書院碑記

許光曙

壬戌秋余奉檄權恩施事由宜昌西上峽危灘險計七
百里始抵邑境山簇而秀水駛而清及下車觀風南郡
亦莫不質有其文蓋自改衛爲縣涵濡於詩書禮樂之
化已百數十年不匝月饒生應祺崔生德璋尹生克墨
同領鄉薦爲恩邑開科之始咸爭豔之余曰是邦之氣
積厚而發遲儻學校修明知必有偉人喆士蔚爲國華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十五

區區科第不能獨當也攷縣志向有書院曰崇化曰鳳
山久廢迨嘉慶庚午始建南郡爲府書院宣來咸利建
亦次第舉行恩邑士子則惟附南郡夫家有塾黨有庠
術有序國有學古制也恩邑地闢而民富固非其力不
及也有志之士莫不好學又非其不願爲此也毋抑官
斯土者困於簿書役於酬應甚或別有好尚於根本之
地則迂濶置之嗟乎國有秀良而學不興政教之闕實
有司之羞也爰延邑紳議建書院捐廉爲之倡邑之上
庶皆爭先輸寫計得捐款並軍需餘項共八千緡有奇

遂於西城外度地諏吉鳩工庀材諭令邑紳董其事由夏及冬六閱月而落成因其據麒麟溪之上游也顏曰麟溪書院竊願邑人士敦品力學勉爲通儒名宦俾天下後世知恩施大有人焉則庶幾乎至修脯膏火賓興業購田產爲備經費倘由是而增益擴充之則又有望於後之令是邑者

新設賓興碑記

許光曙

恩施距武昌二千餘里舟楫不到之處遠至六七百里近亦三四百里士之能讀書者又多寒微有志進取之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六六

士非憚跋涉則因旅費無出嗒然頓阻以故與賓興者人數較少道光十五年陳琴泉令是邑以修塔餘資作爲賓興嗣以經理失宜輾轉挪借存者僅矣余到任後邑之士紳屢以此請余曰此誠善舉也顧不置田產惟子母是權積久變生鮮不侵蝕置產矣不積穀公所亦滋物議計欲萬全則莫如置產有公所而斯時也正創建麟溪書院民力未堪再勞或余久於其任當勉圖之未幾川省逆匪竄逼施屬籌費設防力節浮靡迨撤防餘四千緡有奇以書院每歲經費之餘置產生息以六

分作膏火四分作賓興並於院之西立室三楹延
曰賓興館庶可垂諸久遠於寒士進取之資不無
補云

問月亭說

施南府學訓導江夏 高維嶽

夜郎國地輿甚廣博古者云今施南郡亦附古夜
郎焉唐書載李白謫貶夜郎博古者云今施南郡
之恩施邑卽李白所到之古夜郎焉至若公之到
與未到考古者雖不無異詞而後世慕公者眾以
公爲謫仙才具達觀特識之胸懷不戚戚於得失

恩施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六七

兼有把酒問月詩一章以故邦之人士於城北昔
曾建亭於山之巔名曰問月亭蓋亭以問月名是
因公問月以名之也然曰久傾廢亭闕如焉同治
壬戌元年冬施南郡太守夏公莅此勤於政治百
廢俱興越四年乙丑重修亭補舊制蓋欲藉古事
以傳古人藉古人以傳古事藉古人古事與古亭
並永傳於茲土斯可云三不朽矣予竊憶公當日
謫貶夜郎時豈無鬱鬱不得志之懷耶第繹公問
月之義其或天朗氣清塵氛盡淨公玩月之光而

問月之何由克明歟抑或心曠神怡寵辱皆忘公
慕月之華而問月之何由克精歟不然或去國懷
鄉憂讒畏譏公有尤人之意問月乃所以尤人耶
卽不然或發不平之鳴如屈原之天問公有怨天
之意問月乃所以怨天耶皆未可知也其是與否
予固不敢妄評然公獨不觀夫月之圓缺乎蓋圓
之時也月不自知其何以圓缺之時也月亦不自
知其何以缺氣運使然也夫日往則月來月往則
日來一晝夜之氣運如是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

寒來一歲序之氣運如是也滿極者損之機否極
者泰自開盛衰興敗剝復消長萬世之氣運亦如
是也盈天地古今間者凡人凡物凡事無不如是
也而月其最彰明較著者也公豈不知其故而有
是問哉予嘗觀史知孔子厄於陳蔡而弦歌之聲
不絕顏淵子貢子路相與問答孔子曰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如此顏淵曰夫子之
道大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噫聖賢雖處困厄之地

而師弟自足以相樂其超然物外脫去世俗之憂
而自樂其樂也如此故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
人子思曰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君
子固無入而不自得者也又嘗讀公宴桃李園序
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
若夢爲懽幾何公之意何其瀟灑淡逸若斯也杜
子美曾謂公之詩爲無敵之詩稱公之思爲飄然
不羣之思予追公之言憶杜之贊未始不低回景
仰慕公固謫仙才具達觀特識之胸懷自能脫去
恩施縣志

卷之十

世藝文

六

世俗之憂無所往而不樂豈猶怨天尤人拘拘於
塵物之內而戚戚於得失間耶然吾今於公問月
之義獨不能釋然於問字之旨趣故因重修問月
亭落成之曰謹製楹帖一聯以附於亭之左右曰
圓缺但當觀皓月盈虛何必問蒼天予以爲圓缺
盈虛乃月之往古來今無有不同無時或變千萬
世一定不易之氣運也公問之月而月不知也公
卽問之天而天亦何能言哉予故又爲是說以公
之所問復問之公

分作膏
四分作賓與並於院之西立室三楹延曰賓
興館庶可垂諸久遠於寒士進取之資不無補云

恩施縣志

卷十

藝文

六十七